

认知诗学视角下的艾米莉·迪金森死亡诗歌解读

——以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为例

贺琛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是著名的美国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死亡诗歌的经典之作。认知诗学是将语言学理论运用到文学作品分析中的文学理论和研究范式, 其广泛的跨学科性拓展了对文学理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本文运用认知诗学中的概念隐喻、原型范畴和图形-背景理论来对迪金森的《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进行解读, 探究诗人独特的创作理念, 理解死亡主题诗歌的艺术审美价值。

关键词: 认知诗学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 概念隐喻 原型范畴 图形-背景理论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艾米莉·迪金森是美国 19 世纪享有盛誉的女诗人。在诗歌创作中, 她擅长选择被人不经意忽略的事物或者情感作为素材, 在冥想和顿悟中形成了她独树一帜的风格: 意象突出; 文字细腻; 视角独特。这位神秘的女诗人生前默默无闻,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她却为世人留下了 1800 多首诗歌, 其中包含大量关于死亡的思考和书写, 死亡成为迪金森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传统研究诗歌的角度上, 迪金森诗歌的相关研究已经非常繁多且详细。随着认知诗学的发展, 对文学作品的研究逐渐进入认知理解深层, 它将文学思维和人的基本思维相结合, 从一个新的视角阐释对文本世界的感知以及情景想象的产生来源。因此, 从认知诗学的角度来对迪金森的诗歌进行解读, 可以更好地领会诗歌的独特魅力和诗人的创作理念。

2. 认知诗学概述

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这一术语 1983 年由罗文·索尔(Reuven Tsur)提出。罗文·索尔在 1992 年首次出版并在 2008 年扩充修订的专著《建构认知诗学理论》里, 以人对诗歌的节奏、韵律的感受为例, 阐述诗性语言如何受人类信息处理过程限制又如何被这一过程影响。(张叶鸿,2015)彼得·斯多克维尔(Peter Stockwell)的《认知诗学导论》颇具教科书性质, 该专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关于文学理解的重要的认知诗学概念和范式, 并被运用到许多不同的文本分析当中。另一重要的代表作品是 2003 年乔安娜·加文斯(Joanna Gavins)和杰德勒·斯汀(Gerard Steen)合编的《认知诗学实践》, 此书介绍了更宽泛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紧密相关的新文学理论和新研究范式, 认知诗学将语言学的理论巧妙运用到文学理解中, 比如, 认知语法中的图形-背景理论成为重新衡量文学风格的核心概念。此外, 原型范畴、概念隐喻、认知指称、认知图式理论、可能世界理论等也都成为解读文学作品的重要方法论, 为文学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 诗歌的认知解读

3.1 内容分析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被公认为是艾米莉·迪金森一首描写死亡的佳作，诗歌摒弃以往人们对死亡恐怖、战栗的印象，以一种委婉的手法将死亡提升到了一个可爱甚至可敬的形象，向读者展示了诗人对待死亡的独特看法。这首梦幻般的诗歌描写了一位女子坐上了停下来等待她的、名叫“死亡”的绅士的马车，随行的还有“永生”。他们缓慢地行走，女子被绅士的温文尔雅所吸引，放弃了工作和闲暇。他们穿过孩子们课间休息的校园，越过成熟的庄稼地，经历了夕阳西下的景色。这时她感觉到晚间寒冷的露水，想起了自己薄如蝉翼的衣衫。他们最后停在一所房子前，这间房子只不过是地面上的一个凸起，房顶隐约可见，房檐埋在土里(暗喻坟墓)。从那时以后，几个世纪如一眨眼就过去了，女子才第一次发现马车是驶向永恒的。

3.2 诗歌中的概念隐喻

Clive S. Lewis 曾说过，隐喻是诗歌的生命，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没有隐喻，也就没有诗歌。作为美国 19 世纪天才级的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的这首死亡诗歌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隐喻在传统研究视角下被视为一种修辞手法。1980 年，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出版了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提出了认知隐喻理论，掀起了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隐喻的热潮。人们的日常认知体系，在思想和行为方面，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隐喻的。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属于认知范畴而非修辞。隐喻表达的不是相似性，而是跨域映射：通过为人熟知的源域映射到抽象或陌生的目标域来使目标域得到理解。诗性隐喻是将不相像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思想上发现了原先未预料的关系，体现了诗人深邃的洞察力和理解力。

“生与死”一直是中西文化中最核心的话题之一，历来人们为“死”的形象做出了无数解读，死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和陨灭。而在《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这首诗中，诗人通过大量的隐喻赋予了死亡一种可敬、永恒之美。

首先，LIFE IS A JOURNEY. 在中西文化中，人们通常把生命比作旅行，这是人们认知系统中最熟悉的概念之一。旅途有起点、中点和终点，恰似人的一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出生、成熟和死亡。在人生的旅途上行进的人也正如一位旅行者，领会着沿途不同的风景。We passed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Recess--in the Ring--/We passed the Fields of Gazing Grain —/ We passed the Setting Sun —. 在这一小节中，诗人用三个意象分别代表着人一生中的三个重要阶段，而生命则是旅途经过这三种不同的景色：school—childhood; gazing grain—adulthood; setting sun—old age。诗人笔下栩栩如生的死亡之旅弥漫着淡淡的浪漫气息，“我”与温柔体贴的死神同行，在路途中欣赏大自然的循环运动，觉察万物的新生与衰落。学校里嬉闹的孩童，路边成熟的庄稼和西下的夕阳这些意象巧妙地串联在一起，死

亡的主题也就在经历这些不同的阶段中突显出来，但却丝毫不是空洞的、恐怖的虚无，而是充满活力的美丽的存在。

其次，LIFE IS A DAY. 把生命看作一天的时间，“出生”代表着一天的开始，晨露未晞；成长的过程便是一天的光景；人到晚年便是进入夜晚，而“死亡”就意味着一天的结束。诗中的日落，夕阳，夜露也就是人生迟暮之年的生动隐喻。

此外，DEATH IS A FINAL DESTINATION. 死亡是自然界不可避免的力量，是自然界所有生命最终的归宿。We paused before a House that seemed/ A Swelling of the Ground — / The Roof was scarcely visible —/ The Cornice — in the Ground —. 坟墓意味着死亡，而在这首诗中，诗人用“House”来象征坟墓。家，在人类的认知概念当中具有温馨、甜蜜、安全、幸福的含义，诗人用家的形象来表现死亡，可以看出诗人把死亡看成一种归属，一种安心，一种永恒。但同时，这个“家”也不完全是光明温馨的，因为“The Roof was scarcely visible”，对诗人来说，死亡还是神秘的，无法逃避。诗人在这个“家”前停留，面对人生的注定归宿，诗人不免陷入沉思，最终超然洒脱。

最后，DEATH IS ETERNITY. 在最后一节中，诗人在驻足停留之际，意识到人只有面临死亡之时才能意识到生命的短暂。“Since then — 'tis Centuries — and yet/ Feels shorter than the Day/ I first surmised the Horses' Heads/ Were toward Eternity —.” 马拉着车子一直奔跑，象征着人经历自己这短暂生命的整个过程，而最终这车子将驶向永恒。诗人用死亡的马车传达出一种洒脱的美感。

3.3 原型范畴理论下诗歌中的“死神”

范畴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反映了事物本质属性及普遍联系的概念。范畴化是人类认识世界以及解释世界的重要方法，它是人类对外界客观事物的本质反映。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由一组客观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特征来定义。在判定一个对象是否属于某一范畴，主要看它是否具备该范畴的充分必要条件。(王中山, 2015)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Eleanor Rosch 于 20 世纪 70 年代针对经典范畴的充分必要条件在运用中的缺陷提出了原型范畴理论(Prototype Theory)。原型是原型范畴中的最典型成员，比该范畴中其他成员具有更多的共同特征。在认知理解层面上，原型是作为惯例的大脑反映方式，由文化中固有的知识对阅读文本时产生的阅读期待和与之相关的含义确立。

当人读到标题中的“死神”(death)时，脑海中典型的形象应该是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以及阴森恐怖的场景。在人们进行阅读体验和认知加工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把这些特征代入“死神”这一意象中，也就是说人们在心里构建了死神的原型。但是，在这首诗中，诗人笔下的“死神”已经被拟人化，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让“我”不禁为他的行为所打动。“我”愿意为了他放弃劳作和闲暇时光，一同驱车慢行，以便报答他的礼貌。“Kindly”一词形象地描绘出死神人性化的一面，给人一种亲切愉悦的放松感。通过与原型的偏离，诗人成功塑造了一个形象鲜明、温文尔雅的另类死神。读者在与原型的对比中能收获崭新的认知

体验，从而深刻了解到诗歌所表达的题旨和意蕴以及诗人本身对待死亡的态度。原型意象和生成意象的相互补充、相互映衬，形成了一个更为丰满、多面的复合意象系统，体现了诗人创作的精神高度。

3.4 图形-背景理论下的诗歌人物塑造

图形-背景理论(Figure-ground Theory)是认知诗学中凸显原则的理论，源于上世纪初的格式塔心理学，用以研究知觉及描写空间组织方式。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图形-背景理论被借用到认知诗学的研究领域内，说明概念的组织与表达方式，被认为是文学文本分析时应关注的基本特征。人类在观察事物时，往往把观察的事物作为认知上凸显的图形，而把周围的环境作为背景。Talmy 认为：“图形是一个运动的或概念上可动的物体，其场所、路径或方向可被视为一个变量，其特别的价值是突显。背景是一个参照系，它在参照框架中是固定的，相对于背景这个参照体，图形的场所、路径或方向可以得到特定描写。”根据刘正光教授(2008)的研究，语篇中可以充当图形的特征大概可以抽象为六种：(一)图形是一个自足的物体或者具有其自身的独立特征；(二)图形性相对于静态的背景而言是运动的；(三)图形在空间和时间上位于背景之前；(四)图形可以是背景中分离出来的一部分被凸显的成分；(五)图形比周围的更加具体、聚焦度更、更显眼、更吸引人；(六)图形在背景的上边、或前边或比背景更大一些。

在这首诗中，首先吸引人们注意的是一位彬彬有礼的死神，此时，死神便是一个图形，是人们感知的焦点。他以温文尔雅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彬彬有礼地停下车，邀请忙于劳作和闲暇的“我”一起驱车同行，走完人生旅程。在第一小节中，“我”相对于死神而言是背景。是死神主动邀请忙碌的“我”，相比以往狰狞恐怖的形象，诗人笔下的死神温柔亲切，平易近人。在第二小节中，“我们驱车慢行—他不慌不忙/而我也抛开劳作/不再闲暇/以报答他的礼貌--”，这里，死神的儒雅和从容进一步表现出来，而此时叙事者“我”的心理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我”主动放下劳作，也放弃休闲，只为能够报答死神对自己的殷勤和礼貌，“我”成为了这一节中的图形，死神成为背景，着重描写了“我”是如何被打动而主动放弃生活同他走向人生归所。接下来的四小节，描述的是“我”一路上的所看所感。“我们经过学校，孩子们正追逐嬉闹/恰是课间—操场欢腾--/我们经过注视着我们的谷田--/我们经过西下的太阳--/”。有动词“pass”可知，在这一小节中，“我们”是图形，因为“我们”是“旅行者”，相较于其他事物处于运动的状态。紧接着，“我们停在一幢屋前，这屋子/仿佛是隆起的地面/屋顶，勉强可见/屋檐，低于地面”，此时读者的焦点落在了房屋这一图形上，“我们”成为了背景。在这首诗中，诗人反复提到“eternity”暗指死亡并不是结束，而是走向更高境界—永恒，死亡是人们通向永久的必经之路。虽然人类的肉体会腐败，但灵魂得到永生。面对死神，诗人认为是神秘的、友善的，没有丝毫的畏惧，她知道这位朋友迟早会来接她，在走向永生的道路上，她回顾自己的一生，在接近人间旅途的终点时，她想象着自己将在如此熟悉的另外一个房屋里惬意的生活，就这样不知不觉经过几百年。

4. 结语

认知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探索诗学文本中意义产生的理据和动因,为文学文本的阐释提供了新视角。作为美国 19 世纪著名的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用她睿智独特的洞察力来观察死亡,她的死亡主题诗歌也因此广为流传,成为经典佳作。她深知死亡不可避免,世间万物都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则,而她对死的理解却超越死亡本身而最终走向永恒。本文从认知诗学的这一视角,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概念隐喻、原型范畴和图形-背景理论来解读这首死亡主题佳作,分析了诗歌中所蕴含的深意和艺术审美价值,感受到诗人自身对待人类最终命运的豁然态度和死亡所具有的可敬、永恒之美。

Appendix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
 He kindly stopped for me-- 他殷勤停车接我
 The Carriage held but just Ourselves-- 车厢里只有我们俩
 And Immortality. 还有“永生”同座
 We slowly drove--He knew no haste 我们缓缓而行,他知道无需急促
 And I had put away 我也抛开劳作
 My labor and my Leisure too, 和闲暇,以回报
 For His Civility-- 他的礼貌

We passed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我们经过学校,恰逢课间休息
 At Recess--in the Ring-- 孩子们正喧闹,在操场上
 We passed the Fields of Gazing Grain -- 我们经过注目凝视的稻谷的田地
 We passed the Setting Sun -- 我们经过沉落的太阳

Or rather -- He passed Us -- 也许该说,是他经过我们而去
 The Dews drew quivering and Chill -- 露水使我颤抖而且发凉
 For only Gossamer, my Gown -- 因为我的衣裳,只是薄纱
 My Tippet -- only Tulle -- 我的披肩,只是绢网

We paused before a House that seemed 我们停在一幢屋前,这屋子
 A Swelling of the Ground -- 仿佛是隆起的地面
 The Roof was scarcely visible -- 屋顶,勉强可见
 The Cornice -- in the Ground -- 屋檐,低于地面

Since then -- 'tis Centuries -- and yet 从那时算起,已有几个世纪
 Feels shorter than the Day 却似乎短过那一天的光阴
 I first surmised the Horses' Heads 那一天,我初次猜出
 Were toward Eternity -- ^[1] 马头,朝向永恒. ^[2]

[1] Dickinson, Emily. 1998.

[2] 郭嘉, 2009.

参考文献

- [1] Dickinson, Emily. 1998. *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Variorum Edition* [M]. Ed. R.W. Franklin.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 Gavins, Joanna & Gerard Steen, eds. 2003.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3]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 [4] Peter, Stockwell. 2002.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5] Talmy, L. 1996. *Towards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1* [M].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 [6] 郭嘉. 2009. 英美诗歌精品赏析[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7] 刘正光. 2008. 非范畴化与汉语诗歌中的名词短语并置[J]. 外国语, 4:22-30.
- [8] 王中山. 2015. 从认知诗学角度解读《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待死神》[J].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5:52-55.
- [9] 张叶鸿. 2015. 认知诗学与跨学科文学理解研究[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139-147.

On Emily Dickinson's Death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oetics

--A Case Study of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He Che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Because I can't stop waiting for the god of death* is the classic work of the famous American poetess Emily Dickinson's death poems. Cognitive poetics is a literary theory and research paradigm that applies linguistic theories to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works. Its broad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expands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literary understanding research. This article uses conceptual metaphors, prototype categories, and figure-ground theory in cognitive poetics to interpret Dickinson's *Because I Can't Stop Waiting for Death*, exploring the poet's unique creative ideas, and interpreting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death-themed poetry.

Key words: Cognitive poetics; *Because I can't stop waiting for the god of death*; code-switching; conceptual metaphors; prototype; figure-ground theory